

◆生活笔记

在阳光下行走或劳作

徐 斌

我从家里走到菜地,像追赶自己的影子,一路向前。路南路北,大油菜叶片耷拉,像哈巴狗的耳朵;韭菜、人参菜、蚕豆、豌豆头皆有冻伤,不过并无大碍。白菜独立菜地,帮子枯黄。我铲了两棵,一层一层剥开,包得紧的里面硬扎,沉甸甸的,包得松的里面软烂,分量轻些。大棚里面,白菜、芹菜、生菜颜色皆绿,气息都绿。邻家的青菜地里,罩着尼龙网,网眼大得鸟都能飞进飞出,像某个人穿着网眼衬衫过冬,但是由于阻挡了霜雪的直接侵害,那些青菜叶片挺括。

之后,我步行来到老年大学,处理放假事宜。我从去年秋天开始,在老年大学文学班担任教员,讲授地方文化、植物诗词及唐宋八大家。文学班学员年龄跨度较大,年事最高的蒋老90开外,年龄最小的李女士50出头。蒋老自老年大学开办即入学,已经读了26年。李女士性格开朗,热情大放,时常分享心得,也会质疑,上课因此变成研讨、座谈。

有时我与学员们上户外课。我们在校园里观察构骨、紫藤、木芙蓉、红叶李,探寻植物历史及其象征意义;我们到丰山杜村欣赏宋时梅,此梅又名半枝梅,为欧阳修的好友杜默手植,因而看梅又是读北宋史;我们到本班学员王加胜老师创办的留守儿童活动中心,与孩子们一起读书;还准备到古城遗址上走一走,到新开放的博物馆新馆走一走。我在这里既是教员又是学员,把这里当作人生的快乐驿站。

更多时候,我是在河边散步。此河名曰“得胜”,穿城而过,东行入江。我从小区大门出来,左行过得胜桥,转而右行,过桃花坞桥,再左行至小区门口,回到原点。全长3700多米,就是绕一个圈。我喜欢抬头看天,抬头看树,摇动肩部,听有声书。我的颈椎一直很好,我对外界也不隔膜,我认识河边的每一种植物,并把它们写入书中。我让阳光拥着我,让风儿抱着我,让世界进入我心灵的房屋,让思考长出翅膀飞向辽阔的天空。

我还到远处走动。到钱塘江走一走,感受钱塘潮的波澜壮阔和气势磅礴,脚印与100年前徐志摩等人的脚印相合。到新疆走一走,走在喀纳斯湖边,走在赛里木湖边,走在天山脚下,走在阿尔泰山麓,走在独库公路,走在百里画廊。走是我生命的律动,是我对世界的感恩。高楼西北望,孔雀东南飞,阳光中有温度,有情怀,有我的美好愿景,有我对生命的定义和解读。

我在阳光下走,也在阳光下劳作。我在菜地里播种、除草、浇水、施肥、捉虫;走进老年大学,和大家共享退休后的时光;走到外地,举办文化讲座、宣讲活动;一次又一次考察丰山杜村,走遍村庄的每个角落,认识每一位村民和每一棵树,并立志为宋时梅写一部书:这些都是阳光下最温暖的最美好的事业。有时候,在阳台看书,阳光布满字里行间;或在书房写作,想到一些人和事情,会展望新的一年,阳光就在我的心间。



沸腾老街 李登求 摄

◆儿女情长

回 家

李凤仙

在去门口的路上,就看到爸爸在菜园里砍竹签子,戴着工人帽,背对着桥。我故意撒到田畈那边,横过水泥路,一片杉木挡住了我。爸爸砍得全神贯注,咔咔咔,一刀一根竹签子,干脆脆。

准备猫腰过桥,矮身到院墙边,再忽然“嘟”一声,爸爸一定会猛然扭头,笑得嘴角接到耳朵背,“耶,稀客家来了!”但我刚刚出大埂豁口,爸爸忽然转过身,朗响地笑:“耶!稀客家来了!”“你怎么知道我来了?”“我恰好一转身看到了。”

这样的“恰好一转身”已经数不过来多少回了。我夸爸爸能掐会算,爸爸说一点没算,就是恰好看到了。爸爸说豌豆的签子有几根太长,影响美观。“切,插竹签子还要美观?”我笑爸爸挑剔,爸爸拽拽地说:“搞么东西不都要搞好好的?”

爸爸砍短几根“影响美观”的竹签,带我去看他的新花圃。几个旧花盆乖巧地排一溜;几种普通的花草消瘦地站在盆里;葱兰敦厚地绿着,棵丛单薄得自卑;一棵茶花的蕾还不错,饱满厚实肥腴,枝疏叶稀,两棵茶花使花圃有点花圃的意思……整体看,说实话,真看不出好来。

爸爸兴致勃勃地介绍,他把养茶花的缸移到院墙边,好看多了。顺他手指看,那茶花朵小花繁,乱红静放,快挤破缸了。缸能装一担水。“这么重,你怎么搞动?”“滚嘛。”我想到他弯腰驼背把粗壮的装满土的缸横倒,滚得“当当当”,又脸红脖子粗地掀起它,就夸他有智慧,他昂昂头,一挺肚子,说,“那是的”。缸里栽荷花,常见,但缸里栽茶花,恐怕也只有他老人家这么做。

靠河边的晒床以前是一片桂竹。“你看,我昨天下午到后山砍了两捆小竹子,明年做黄瓜、豆角签子。”我说不要再折腾了,摔倒了可不是闹着玩的,菜不够吃,可以买。他走到菊花边,对菊花说:“你们开得多好,金丝一样。”又啧啧称赞开得像傻大姐一样的红茶花,“红茶花开得好,喜气洋洋的。”他的脸被太阳晒得也有茶花红了,银发硬乎乎地闪亮着,背却因为这些年照顾重病的妈妈,弯了很多。

我要走了,也如来时一样,背上书包就说:“走了。”我因为感冒,怕免疫力极差的妈妈被传染,就在房门口喊一声“姆妈”,妈妈没听见。爸爸说,你走吧,不喊妈妈了,你就自己看看,喊醒了,她也不晓得你是哪个。妈妈睡着了,仿佛沉浸在遥远的回忆里。

爸爸把两筒子锅巴拎着,跟我后边走,他要送我到公交站,我放慢脚步,和他并排走,他一路说话,说妈妈这几天吃饭好多了,喂一口,晓得接一口了。爸爸说妈妈吃饭很高兴,笑声响,皱纹久久地在脸上漾着,跟他的金丝菊一样豪放。我催他几次“回转”,他都说,走一截吧,再催他回,他还是“走一截吧”,待我上了车,他才立住。

车开了,我忽然后悔没有跟爸爸说,他的新花圃明年惊蛰过后一定很好看。

◆流年碎影

一碗糖水

檀长乐

下渡船时,脚麻了。娘像提一篮山芋一样拎着我的手臂,把我拎下了颤巍巍的跳板。同船的旅客迈着急匆匆的脚步一个个走远了。渡船回到升金湖深处,随着酱色的帆在船桅上一点点爬起,越来越小。苍黄的北风刮来深绿的波浪砸在黑乎乎的湖岸上,溅起白花花的泡沫,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鱼腥味。几只不知名的水鸟在湖面上飞窜,不时地闪一声刺耳的尖叫。我感觉就像掉到水里,身上结满了冰。

早上吃的稀饭在身体里晃荡,扯开裤子背着风撒了一泡尿,肚子就瘪了,身子只剩下冰冷的空气,两条腿像秤砣一样。我带着哭腔对娘说,我走不动啊。娘说,儿啊,咬咬牙,只有十几里路了。我哆嗦着说,我真走不动了。娘抬头看看天,低头看看我,无奈地蹲到我前面。我无力地趴到娘的背上,双手圈着娘的脖子。娘缓缓起身,我渐渐升起,娘一只手护着我,一只手拎着一个竹篮,竹篮很沉,拽着娘的身体坠向一侧。我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,好象一片树叶,一松手,就会被风吹走,于是,把娘搂得更紧了。

娘背着我,一步紧似一步,像小跑。渐渐地,娘喘气的声音粗了,头发窠里有了汗水,热气从娘的头上腾起来,像锅台上的蒸汽,也像屋顶上的

炊烟,熏得我脸上痒痒的。

娘说,儿啊,你下来走一会好不好?妈妈实在背不动了。于是,娘一手拎着竹篮一手牵着我,高一脚低一脚向山里走。走了一程又一程,我问,还有多远?娘说快了。过了一山又一山,前面隐隐约约能看见村庄了,娘让我走快点。可我实在忍不住了,饥饿、干渴和疲劳向我沉沉袭来,我一点回击的力量都没有,一屁股坐在了地上,嚎啕大哭。

娘几乎是把我拎到村头的。一条石板路穿村而过,路两旁,散布着低矮的房屋。娘敲开了顶头一间草屋门。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奶奶看见我们,连忙把我们让进门。娘央求说,我娃实在走不动了,求奶奶给点水喝。老人二话没说,迈动小脚进了房门。出来时,手里捧着一个蓝边碗,是满满一碗热气腾腾的水。我接过来,像牛一样咕嘟咕嘟地喝,碗,一下就底朝天了。我一抹嘴,才感觉到,满嘴都是甜味,透心的甜。我惊喜地对娘说:妈妈,是糖水!

这是五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,娘送我去山里过年。那时候我家是老超支户,太穷,穷得连饭都吃不饱。一到过年,山里的奶奶就搭信过来,让我到她那里过年。那里有瓜子、花生、冻米糖、芝麻糖……还有除夕夜的压岁钱。五十年多后的这个冬天,我的车一路呼啸地穿过升金湖大桥,沿着宽阔的水泥路,不一会就抵达了当年的村庄。我远远地停了车,立在村头久久地观望。鳞次栉比的楼房里,再也找不见那间低矮的草屋,但那位慈祥的白发老奶奶却迈着一双小脚,从记忆深处,缓缓向我走来。

